

DUSHI

刘跃苗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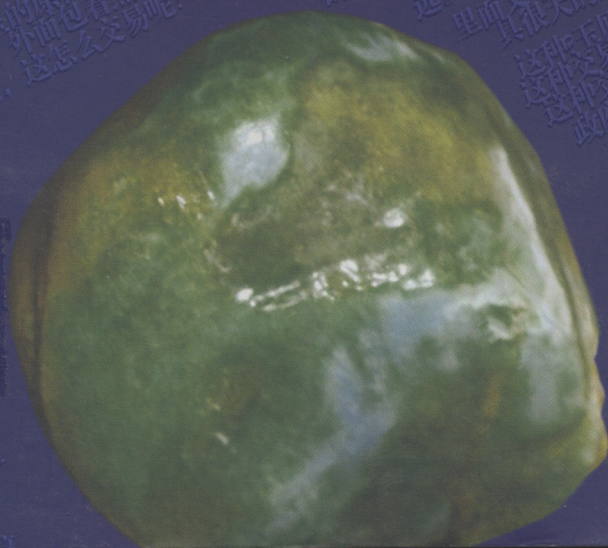
赌

石

◆中国首部赌石骗局总汇 ◆中国首部私小说 ◆中国首部新悬念小说

在哪儿都是一种丛林原则：弱肉强食，适者生存。赌石界更是如此，赌石不崇尚弱者，赌石不相信眼泪！玩赌石玩到最后，已不是玩赌石，而是在玩人！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

赌石

刘跃苗
●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I247.5

L714=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赌石/刘跃苗著.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9.11

ISBN 978-7-80094-576-2

I.赌… II.刘…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07357 号

书 名	赌石
著 者	刘跃苗
责任编辑	刘清海
装帧设计	刘铁臂
出版发行	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
地 址	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长沙市开福区山君印刷厂
开 本	710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	14
字 数	230 千字
版 次	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35.00 元

刘跃苗，笔名翼之，上世纪大跃进时期出生，湖南新化人。先后做过农人、工人、官人，愤世后也当过浪人和僧人。最后，到底经不住红尘引诱做了商人，现为一集团公司董事长。

个人网站：

秋雨盈窗个人文学网

WWW.QYYCW.COM

DUSHI

刘跃苗 著

赌

石

◆中国首部赌石骗局总汇 ◆中国首部私小说 ◆中国首部新悬念小说

在哪儿都是一种丛林原则：弱肉强食，适者生存。赌石界更是如此，赌石不崇尚弱者，赌石不相信眼泪！玩赌石玩到最后，已不是玩赌石，而是在玩人！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

再精美的赌石也不会唱歌，它永远固执着自己的沉重和冰冷。唱歌的是围着它舞蹈的人们，当然，这歌声中有欢声也有悲声。

——作者手记

第一章

可以说阿知和姜四的出现，改变了许继鹏的一生。

当然，这与许继鹏自身的人生信条也很有关系。

他认为：一，人要大发当有贵人相助。他认定广东人阿知和云南人姜四就是来助他大发的贵人。二，他认为世事如棋，人生如赌，只有敢于大赌的人才有大赢。远的如秦皇汉武、唐宗宋祖，近的诸如曾国藩、蒋介石、何鸿燊等都是大赌出来的。三，他非常欣赏《红与黑》主人翁于连强烈的人世思想。嘴上常常挂着“宁愿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也得发财”“征服巴黎”“征服上流社会”这些于连的话语。

阿知和姜四本是做赌石生意的，但他们热情地说，完全可以帮许继鹏在昆明购买到低价优质黄豆，并可以联系到发往湖南的车皮。

许继鹏毫不犹豫地把摸爬滚打赚来的10万块钱打入牡丹卡后，就从湖南古梅跟随他们去了云南昆明。

许继鹏很迷信。他临出门时，特地问过了他们家的传家之宝——天珠。

天珠是一根三寸见长、类似橄榄球样的玛瑙，通体暗红，质感细腻，油脂光泽，包浆明晰，周身布满一些白色小圆圈，这些小圆圈即所谓的“天之眼珠”。它产于神秘、圣洁的西藏。说起它的来历，母亲曾对他说过这样一个救人的故事：

有一年冬天的一个早晨，天老爷仿佛要将一年的雪在一个早晨下完似的，密密匝匝，有如雪瀑。许继鹏的母亲起床后，呵着双手去开门，发现门边蜷缩着一位重病的藏人，大雪将他伸到阶基外的双脚都覆盖了。信神奉佛的母亲马上叫来父亲把这位藏人扶进屋里，并请来医生将他救治。不几天，经过父母的精心护理，藏人的病痊愈了。藏人说他是位云游的佛徒，现在想回去了，没有什么好的东西报答许继鹏父母，只有以身上这颗天珠相赠来报答救命之恩。许继鹏的母亲和父亲推托再三，实在拗不过只得收下。

临走时，这位云游的藏人再三说，天珠是一颗通灵宝物，它不但有消灾避祸之功，还有预知凶吉之灵，并将怎样求它显灵的程序和偈语都告诉了许继鹏的父母。

从此，许继鹏的母亲将天珠深深收藏，秘不示人。直到她临终时，才将天珠传给许继鹏，并对他说，以后凡遇到难以决断的事可问天珠。许继鹏同样将它深藏于书箱之中。今日遇此难决之事，不妨请它来决断。

许继鹏在心底存诚心去杂念，斋戒半日，至晚沐浴更衣，然后从书箱中恭恭敬敬请出天珠。他在书房中燃起檀香，香烟缕缕飘向半空，仿如一条接引西天神灵的天路，整个房间顿时肃穆庄严。他将檀香分开插在书桌的四角，然后在桌面上铺了一张白纸，在白纸的两端各写了“凶”、“吉”二字。随即，许继鹏恭谨地望西天一拜，双手合掌，将事件原委告知天珠。之后，他便站到书桌边用右手大拇指和食指捏着天珠，在凶、吉二字间用力一拧，天珠迅速旋转。

许继鹏在心里默念那四句偈语：

菩提树下是净台，晨昏勤拭无尘埃。

有佛无佛天珠在，我意殷殷请释怀。

偈语刚落，天珠即行停转，尖细的一端指着“吉”字。许继鹏大舒一口气，合掌低眉状如老和尚念经一般对着天珠祈祷：

炉香乍热，法界蒙熏。

天珠佑我，心想事成！

二

暗夜中的昆明，沐浴在细雨之中。

凌晨五点，火车徐徐停在了昆明火车站。出站甬道，一下子成了一条涌动的人河。然而，除了“沙沙沙”的脚步声和一片呵欠声外，这里是那样的沉静，有如一条流淌的地下暗河。

走出站口，来到广场上，许继鹏不由得打了一个冷颤，犹如突然患上了冷过敏。昆明比湖南冷多了！广场上空，橘黄色的灯光，有如着色剂，将如雾的冷雨、如水的凉风，将广场四周的景物染成一片朦胧的黄色。

不知怎么的，许继鹏顿生一种孤独感。他赶忙四顾，看到的是陌生的人，听到的是陌生的口音，见到的是陌生的景物，因之这种孤独和茫然更甚。这是不是一种不祥的预兆？许继鹏不禁为之心忡。

几天前，许继鹏在家乡古梅市时，到一个从云南回来的老同学处打听，了解那边有什么生意好做。老同学告诉他，我们古梅市的黄豆现在的行价是每市斤2.4元。而在昆明、玉溪等地的批发价是每市斤1.2元，高的也只有1.4元。如果从那边发一个车皮回来，少说也能赚它6万元。许继鹏获得这一商讯后兴奋得不得了。商讯，就意味着金钱。记得在一本书上读到过，有一个叫卡什么基的外国人，利用一条商讯就赚了好几百万美元。真是天助我也！商机被我发现了，相助的贵人也来了，许继鹏越想越觉得几十几百万就等自己去拿。他身轻步快地走在回家的街道上，一股熏风夹杂着街边菜市的气息吹来，他也感觉好爽。以前看过的几百几千遍的

街道景物，仿佛活了似的，一样样光鲜灿烂了起来。

古梅的热与现今昆明的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不过，孤独归孤独，茫然归茫然，心怵归心怵，许继鹏不想半道回去，半道回去哪像条汉子？此时，在许继鹏骨子里潜藏的那种湖南人的特质喷发了出来，这种特质就是：坚韧、执着、霸蛮，头撞南墙不回头，死了卵朝天，不死变神仙。

既然要把生意做下去，对于人生地不熟的许继鹏来说，一切只能仰仗阿知和姜四。头两天，阿知带许继鹏跑车皮，姜四单跑黄豆。到了第三天，车皮和黄豆就基本跑妥了。第四天上午，阿知、姜四带许继鹏去城西农贸仓库看货、付款并装运黄豆。

城西农贸仓库在离市区二十余公里的乡下，位置偏僻，道路崎岖。来到黄豆仓库门口，卖主将仓库门打开，姜四带许继鹏进去查看并清点黄豆包数。姜四从一只麻袋里掏出一把黄豆让许继鹏看，说道：

“你看这黄豆，上等货，色泽金黄，粒粒饱满。这位刘老板是够朋友的，给了我们一个全市最低价，每公斤才 2.4 元。”

许继鹏兴奋得双眼放光，姜四手中的黄豆在他眼中幻化成了一堆黄灿灿的金子。

他在心里迅速估算了一下，在这里的买价是每公斤 2.4 元，而在古梅，目前的卖价是每公斤 4.8 元，等于是翻了一番。一个车皮 60 吨，毛利可达 14.4 万元。除去 4 万多元的运费、杂费等开支，此笔生意至少可净赚 10 万元。几天时间的付出，等于他过去 10 余年的拼搏。真是马无夜草不肥，人无横财不富。横财从何而来？全凭贵人相助。

他不由得感激地对姜四说道：

“谢谢你和阿知。待黄豆在古梅出手后，老弟我定要重重报答你们。”他走到门口空坪，心底忽然有些沮丧，脚步不由得迟缓起来。他用询问的语气对阿知说：“可我手中只有 10 万元，还差 4.4 万元，这……如何是好？”

阿知正站在门外空坪一只木板箱上，把玩着手中如黑色砖头似的大哥

大。上午明亮的阳光照在他身上，在许继鹏看来，他的形象很是雄伟风光。只见他把那只戴金戒指的手用力一挥，说：

“姜四，去！从我们的牡丹卡上转出 4.4 万元借给老许搞掂。你现在就和刘老板去工商银行转账，我在这里联系汽车装运。”

许继鹏和姜四从银行转账回来，阿知正坐在仓库门口等他们。一见到许继鹏和姜四，阿知由衷地露出欢快之色来，嘴里却说：

“没搞掂！没搞掂！”阿知最喜欢说“搞掂”、“搞掂”这样的词了。姜四问，什么没搞掂。阿知说货场所有的汽车都在抢运其他货物，今天安排不过来，已定好明天上午 9 点装我们的货。他把三把崭新的仓库钥匙交给许继鹏，要他好好保管。

许继鹏接过那闪着白银光芒的三把钥匙，感到它们白得有些空洞。穿住钥匙的那个铁制小圆圈，斜斜地在手心摆着，许继鹏一会儿觉得它像一个什么套儿，一会儿觉得像一只眼睛在盯着自己。他把钥匙在手心里掂了掂，轻飘飘的，10 万元沉甸甸的钞票就变成了手心中这小刀片似的铝片片，一丝不踏实的感觉迅速闪过他的脑际。他走到仓库门前，用手中的钥匙打开仓库门。库内，胀鼓鼓、沉甸甸、金灿灿的黄豆，犹如叠罗汉似的整齐地码在那里，一包也不少。再看看身边的阿知和姜四，他们举止自如，眉目清朗，全无一点邪色。

离开仓库回宾馆时，许继鹏又反复检查了仓库门上的门扣和那把大铁锁。临了，他踢了踢大铁门，大铁门“砰砰”地响着，仿佛在对他说：老板，你放心吧，我结实着呢，谁也别想从我这儿偷走黄豆。

下午，由阿知和姜四做东，三人在昆明著名的温泉会所洗了桑拿，做了按摩。傍晚吃完云南的竹筒饭、破酥包子、卤饵块，许继鹏想去黄豆仓库看看。阿知、姜四说，太远路又不好走，仅仅一个晚上不会有事的。然后，就拉着他去了卡拉 OK 厅唱歌。

到了歌厅门口，许继鹏迟迟疑疑不想进门，他还是想去黄豆仓库看看，但又不好意思开口。犹豫之间，已被姜四像老朋友似的勾住肩膀进了

歌厅。早进去的阿知已为他点了一位小姐，就这样一直唱到凌晨3点多钟才回宾馆。歌厅小姐与温泉会所的小姐一样，特别的靓丽，特别的温柔，特别的骚情。在温泉会所时，许继鹏那丘田里的水就被小姐的贝壳型抽水机抽干了，现在歌厅的这位小姐，妖媚地把许继鹏拉进KTV包厢中的小套房中，又用她那台强力牌抽水机抽干了许继鹏田里泥巴中所含的水份……

第二天清早，许继鹏、阿知和姜四匆匆赶往黄豆仓库。姜四去汽车运输队叫汽车，阿知和许继鹏去开仓库门。

打开仓库一看，许继鹏顿时惊呆了！仓库里空空洞洞。地上撒着星星点点的黄豆借着门口射进来的光线，仿佛一粒粒都睁开了眼睛，望着许继鹏和阿知发出贼笑。一股冷飕飕的空气从里头扑面而来，许继鹏不由得打了个冷战。这个冷战比四天前他走出昆明火车站所经受的那个冷战更有分量。他的身子本就十分的疲弱，经这么一击，他更是气虚无力。他倚靠在门框上，紧闭双目，脑海里就如这空空如也的仓库一样一片空白。

这时，一群美丽的、欢快的小鸟从许继鹏、阿知的头上飞进了仓库，叽叽喳喳地争抢着地面上的黄豆，并不时抬起头来，睁着黄豆大的眼睛望着许继鹏、阿知嬉笑。

阿知也仿佛惊愕不已，连声说：

“这是怎么一回事？这是怎么一回事！他妈的，这是谁搞的掂？谁搞的掂？”

这时，姜四押着几辆汽车开了过来，他从车上跳下来，边走边说：

“车来了！车来了！”那神情，像是在邀功。

“车你妈个头！货都不见了！”阿知气急败坏地指着姜四说，“是你联系的，你给我把那个货主老板找来！把我们的4.4万元钱找回来！把老许的10万块钱找回来！”

姜四仿佛一下子跌进了凉水桶似的，一脸惊愕。他快步走到仓库门口，露出了一副傻了眼的样子。

“走，报案去！”阿知愤然地说。

来到派出所，派出所说无法接案。原因是报案人无任何合同、票据和手续，甚至连卖主的姓名、地址、电话都不知道。

许继鹏随阿知、姜四浑浑噩噩地回到宾馆，一进房间便往床上一倒，犹如锯断倒下的一根木头。他扯过一条被子蒙住头，阿知叫他下楼一起去吃中饭，他在被子里说：“不饿！”

阿知走到许继鹏的床前，弓着身，用一副关切的语气说：“你蒙着被子睡一睡也好，缓解一下。我和姜四去派出所找找熟人，看看他们能否接案。”

阿知说得不错，棉被确能起到缓解的作用。棉被是一种阻隔灾难的好东西。它可以为你御寒，可以消除你的疲劳，可以缓解你的不安，可以掩盖你的哀伤，可以帮助你进入梦乡，暂时忘记一切的不快……

三

阿知和姜四一走就是七八个小时不见回来。

下午七点来钟，又饥又渴的许继鹏从床上爬起来，按亮灯，猛然吸顶灯那银白色的光，使许继鹏想起那三把钥匙苍白而空洞的光泽。他赶忙把吸顶灯关了，关掉的瞬间，眼前重重叠叠晃着一些光圈圈，那些光圈圈一下子又化作那个钥匙圈。他赶忙走到屋角扭亮落地灯。顿时，房间洒满橘黄色的光，这光使他感到稍稍的暖意，但房间却出奇的沉寂。床、床上的被子、墙、墙镜下的书桌、书桌上的电视机、电视机旁的台灯、墙角的衣帽架、窗下的玻璃茶几、茶几旁的沙发……所有的一切，都在默视着他。他站在这些静物之间，四顾茫然，形单影只，有如置身于荒野僻谷之中。相助的贵人不见了，昨天的兴奋与今天的悲哀，使许继鹏难于接受，一切恍如梦中。他打了一杯水喝，凉水使人清醒。许继鹏此时清晰地感到，自己上当受骗了！10万元钱的确确不见了！禁不住又悲从中来，泪水夺眶而出——10万元啊，10万元！浸透了我多少血汗！从1980年开始，整整

用了10来年的时间才积聚起这一笔钱！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累。想当初，一根扁担、两个篾箩、一块塑料布，摆个书摊子，一练就是三年。在长沙黄泥街书市，不小心进了几十本盗版书，结果被那些稽查人员狠狠教训了。摊子至今七折八折还留下，个半月形疤痕，后来九印刷厂成于千

晚上10点来钟，许继鹏满口酒气、满腹愁郁地回六楼房间。

许继鹏阴沉着脸，步履蹒跚地走着，幽长的甬道、灰白的灯光、厚绒绒的地毯，远远看去许继鹏有如一个幽灵。他来到房间门口，门并未关严，一条细小的光线笔直地投射在甬道地毯上，在许继鹏看来，地毯好像被割做两段似的。这时，只听到里面有人在大声地训人。许继鹏酒醉心里明，他靠在门边窃听：

“姜四啊姜四，放着正当生意不做，为什么要去骗人呢？人家一个小地方来的，赚10万元钱容易吗？菩萨是长了眼睛的，伤天害理是要遭报应的。明天把钱退给人家，让人家赶快回去好不好？”

是的，菩萨是长了眼睛的，种什么秧结什么籽。许继鹏过去呆过寺院、学过佛，听到这样的话，心里感到一阵阵的温暖，双眼止不住潮湿起来。

“叔叔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这不关我的事，这是阿知一手做成的。等一下阿知回来了，你问他就是了。你这样子逼我，我有什么办法！”

“放屁！你也是同谋之一。你们俩个是膏药之于狗皮，是紧紧地粘在一起的。”许继鹏一股酒气冲上脑门，忍不住要冲进去，只听那老者凝重的声音又传了出来：

“你还狡辩！姜四，叔叔这十几年辛辛苦苦地手把手教你，从做人到相石，哪样我不是苦口婆心？我也老了，实指望你继承姜家相石技艺重振姜家雄风，可你怎么就变成了这么个样子呢？到了九泉之下，我怎么向你早逝的父亲交代？”

老者那苍凉的话音，令许继鹏极为感动。他在心里琢磨，看来我的10万元钱有救了。

停了一会，只听那没良心的姜四说道：

“叔叔，不是我变了，是时代变了，我是跟着时代走。现在不是你所熟悉的那个时代，那个时期大家还讲点道理，讲点规矩，讲点诚信。可现在你看，还讲什么？什么都不讲了……”

只听老者大声说道：

四

“老许，到哪里去了，害得我们担心得要死。”姜四露着一副关切的神情问许继鹏。

姜四身材矮小，尖嘴猴腮的脸上还配着一副三角眼。尖嘴猴腮的人，要么给人阴险奸猾的印象，要么给人以病弱衰老的感觉。但姜四两样都不是，他给人的感觉是久经风霜、精明干练、城府深沉。他右嘴角下生有一颗黑痣，痣中长着两根白须，说话时两根白须一抖一抖的，仿佛在加重说话的语气。

许继鹏心底愤怒地想：他妈的，你姜四有如一个川剧变脸演员，一下子就变过脸色来，好像刚才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。

这时，阿知也回来了，一看到许继鹏在屋里，他一脸欣喜、如释重负地说道：

“阿弥陀佛，你可回来了。昆明我都快要找遍了！”阿知那发自肺腑的声音，着急牵挂的神态，仿如一位慈爱的兄长。

阿知均匀个子，长得皮肤白净，眉清目秀，犹如京剧舞台上的小生。他梳着小分头、穿着西装、戴着名表金戒、裤兜里插着大哥大，说话时喜欢借助丰富的表情和夸张的手势，那派头犹如一位大公司高管或年轻有成的老板。

阿知刚才的一句话，让许继鹏全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真是，说话的人不害臊，听话的人却难受。

“就在楼下酒吧喝酒。”许继鹏冷冷地说，边说边往被窝里钻。

阿知迟疑了一下，把屁股裤袋中的大哥大抽出来顿在床头柜上，马上又一脸亲热地坐到许继鹏的床边说：

“老许，看开些，不要心痛，钱赚得回来的。事实上，我们为了你，也丢了4万4呢！你丢钱是为了赚钱，我们丢钱是为了讲义气。钱是好东